



思復堂文集卷二

姚江孫氏世傳

餘姚邵廷采



餘姚人物之盛自憲孝武三朝始其著姓多莫盛于孫王謝而孫氏尤盛孫氏自燧及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茂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爲當代宗臣燧字德成號一川其先業農居梅川鄉弘治六年燧第進士入居縣城初仕刑部主事累陞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時靈王宸濠久蓄異志外結羣盜內通權佞冀移天祚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用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嘆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攜二僮入南昌南昌已洶洶巡撫紀綱之僕皆藩邸伏奸胡世盜揭濠逮詔獄下江撫覆奏力爲滯雪不死燧潛謀默慮託禦他寇城進賢南康瑞州奏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州犄角九江富湖衝請重兵備權兼顧南康廬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窠地險入悍設通判駐其地督六縣又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嘗笑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濠黨凌十
一閔廿四等流刼鄱陽燧與按察使許逵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走匿濠林墓中濠恐致書陸完請急去燧燧亦言濠必反疏七上盡爲中途邀截屢疏自劾乞休不允積憂累瘁

文集三

一

越中徐氏重刊

髭髮盡白正德十四年六月濠生日置宴次日各官入謝濠
立露臺大言曰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安得有密旨
者又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燧憤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事
已至此我往南京汝當從駕燧張目直視大詈武士縛燧以
銅錐折其臂許逵奮起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反賊敢擅
殺耶燧顧逵曰恨不從公言先發今乃受制于人然賊滅自
不久吾臂可折吾目亦可抉也與逵俱就害惠民門外然賊
竟以燧先備速敗起時大索城中兵器弗得又所在多有官
司遙應者禁不發其後餘賊走安義守兵遮擊盡獲湖廣浙
江則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王文成謂諸將曰吾輩徼國家靈
寵告廟飲至寧可忘孫公成勞遣吏護其喪歸越子堪墀陞
聞報挺戈赴難道遇露布乃迎喪廣信會上親征駐南京文
成親檻宸濠取道浙河東下檻車與燧靈車先後相比堪兄
弟幾欲手斧濠濠仰首謂監者曰孫都御史櫬亦至此耶左
右對孫都堂三子徒跣奔走在近不審何爲濠謂監者速掉
舟無以我故傷孝子心壞朝廷法世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諡
忠烈祠祀江西敘堪錦衣千戶世襲堪第武進士第一歷官
都督子孫世籍京衛墀尚寶司卿墀孫如游天啟初大學士
陞字志高號季泉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累官編修國子祭
酒禮吏二部侍郎終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恪爲

人孝友純篤痛父死國終身勿治家慶手不書寧字不爲人
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或偶不怡輒伏跪不
起事伯兄如父事無巨細咨稟而行坐必待側沒身不衰爲
文宗兩漢詩宗工部必關倫教每以民生水旱盜賊形之詩
歌風當事者勅諸子以剛方名節尤篤友生同年韓修撰應
龍早卒撫保其孤華州王官諭惟禎死于地震收其文序而
鑄之生平無嗜好一介之細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
初出殿嵩門嵩專政特自吏部乞徙而南天下高其風節云
五子鑱鋌錄鑛惟少者爲貢士逸其名鑱字文中嘉靖丙辰
進士官兵部主事世宗齋居近習頗預政鑱抗疏引趙高林
靈素爲戒大學士徐階見而憐曰是禍且烈不在一人乃移
疾歸隆慶初歷光祿卿張居正奪情留相耻與同朝復請告
萬曆二十年爲吏部尙書明年以京察罷先是京察去留先
白閣臣鑱及考功郎中趙南星力矯其弊王錫爵不悅于是
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稽勳員外虞滄熙職方郎中楊于庭
臺省交劾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
回奏鑱奏言清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廷任
西事有功尙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
自有異同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
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而南星竟調外滄熙等並罷鑱乞休

不許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
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
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
今以留三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
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
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
歸舉朝論救皆被譴明年吏部尙書陳有年又以會推閣臣
列舊輔王家屏名失上意去位錫爵語顧憲成曰當今最怪
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
堂必欲反之耳憲成斥歸講學于東林天下趨之沈一貫繼
相以才名自負持權求勝政府清議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方
正之不容自讎爲吏部掌京察始也先讎長吏部者平湖陸
光祖代讎者有年讎同縣士並以不得其職去由是浙江三
賢太宰之名震天下讎二子如法如洵銜字文和嘉靖己酉
鄉試第一癸丑進士庶吉士直經筵講違弼之義上爲之前
席聳聽累官國子祭酒禮部侍郎銜于兄弟中最警敏畢讀
中祕書尤精易義年四十一而卒祿用未竟士林嗟之子如
涇踪字文秉隆慶戊辰進士由長垣知縣召拜御史督學廣
東歷江西河南按察布政使終太僕卿性行質良所至多惠
政鑛字文融號月峯萬曆甲戌南宮第一授職方主事調考

功癸未掌選拔鄒元標于戍所甲申晉太常卿以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大軍時援朝鮮與日本鏖戰海外自登萊轉餉不
絕進防海圖言關白翼緩我師請封請貢堂堂天朝豈宜示
弱小腆臣與參未議主戰不主和無墮賊謀乃可威鎮百蠻
晉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議留倭使小西飛與本兵石星忤又
督大帥董一元乘雪搗倭巢戮叛卒斬妖人劉天緒等先
幾制變風威大行終南京兵部尚書生平研慮盡注古詩文
文祖北地李夢陽心追左馬而力不至韓歐以根底六經稍
遜于古人蓋其時荊州遵巖之大家何李王李之秦漢兩宗
迭興迭廢而月峯推揚餘瀾選言紀事歸于百鍊精卓實爲
學古楷式其後宦成退居月山數年乃與同縣葉六桐憲祖
管徵士宗聖賦詩談道徵士徐進以致知慎獨之說月峯喜
復書曰此理深非造次可答向嗜讀左國史漢百家等書今
先生爲我洗盡矣其晚年游息進德如此如法號侯居萬曆
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皇三子生神宗欲封其母鄭氏爲貴
妃而皇長子之母王恭妃位號不進如法抗疏不封恭妃必
不可先封鄭妃請亟立皇太子以定國本然後再議二妃之
封貶潮陽典史光宗嗣位子有聞赴闕頌贈光祿卿如游字
景賢萬曆乙未進士累陞禮部尚書光宗卽位遵遺詔欲封
貴妃鄭氏爲皇后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傳詔于崩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聖躬恩典尙爾有待而顧令不屬毛離喪者得毋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又論封李選侍爲貴妃上不豫大臣候御榻前選侍要挾太子欲封皇后如游諾以次第舉行尋大漸未得再

命而止熹宗立晉東閣大學士在位未久聲名稍減于前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恭如汪字一之萬歷辛卯舉人歷仕壽昌教諭萬州知州鞏昌同知少負雋才傲睨一世流風逸韻鄉黨多有傳道之者四子仲應楫惟舟質行好學收麥于薊直大兵至楊村死焉應楫子復乾流寓通州有二子在通州如洵號木山萬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疑獄釋殊死二十餘人晉員外郎決意終養母年踰百歲致毀廬墓有雙鶴巢其塚補工部出守池州訟者以情理曉譬民多格化親督驍健獲江盜盛長等威惠大著遷山東副使陞叅政備兵濟寧爲人純誠質行年七十七終於家嘉績字碩膚文恭公之孫

崇禎丁丑進士授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
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執不可因侍上觀德殿閱軍器讒之
下獄學士黃道周時亦下獄襍被藥裹俱不得入嘉績推服
用奉之甚謹且從受易會諸生徐仲吉上書頌道周上益怒
察諸臣與道周通者同獄文震亨等各詞辨嘉績獨曰黃霸
受經夏侯勝史傳美之何足諱乎清獄詔下因刑部尙書徐
石麒得出起九江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王師渡浙江郡邑
望風降附嘉績置酒觴其族人泣曰吾族受累朝厚恩寧忍
遽背之耶卽以是日招鄉市得數百人西赴錢江而同縣熊
汝霖甯波錢肅樂亦至故臣遣士稍稍來集厯官左僉都御

文集三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史東閣大學士從亾海外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於舟山
臨絕謂汝霖曰吾恨幸全要領不獲從文山往死柴市初葬
張信墓道南後四十年其孫訥渡海起襯反葬燭湖

邵廷采曰采大母孫諸生惟舟君女述孫氏家世小大畢詳
忠烈殉難三子奉母夫人極歡惟枕席入內則痛裂涕泗一
日召舞師演宸濠新劇命悉情狀無隱嫌至武士出帳銅錐
折臂母夫人痛而入舉家皆哭已出聽事縛優孟宸濠者榜
之四十而錫以金錢於乎忠烈之爲忠三子之爲孝至矣宜
其大啟後昆與國咸休奕代若斯之炳蔚也侯執蒲譏月峯手
持書卷坐大司馬堂余觀月峯督遼疏稿籌畫邊計事後當

成敗皆驗好事之論盡可憑哉碩膚不辭螳臂超然成敗利鈍之表假若宋史之存二王之人也陸張比烈宜不虛也甯波萬氏世傳

浙河東有世臣曰甯波萬氏始家鄞由武毅將軍鍾鍾之父明威將軍斌定遠人從明高皇帝起濠梁克滁和眞三城守滁從定中原與副將軍常遇春出塞死渾河鍾累立功西南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拒靖難師復死之子武嗣好經史永樂六年從征交趾戰沒檀江舍無子弟及射龍將軍文率舟師禦倭次桃渚雙炬漸逼發矢落其一炬颺作將軍溺焉土人神之號曰射龍武年二十三文二十二文沒後五月而生

文集三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子全母吳與姑曹妯陳戚弱歲保孤而文之女兄義顯亦終身不嫁共持門戶當是時家無壯男四忠統祚幾中絕寧人靡不憐矜而奇其三節一義日後宜大昌全長果特立養盡孝祭盡哀作宗譜明世系一平閩括三破島夷講切經史不衰傳子信信傳椿恪共先職皆好經史竝稱儒將椿生表字民望少孤至孝以世職中正德庚辰武進士晉都指揮累任運漕叅將廣西副總兵淮安總兵僉書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再督漕興革利病賑饑民釐營伍絕鎮守中官之于請懲魏國悍弁之于紀者風采肅然嘉靖中倭人內侵東南騷動時在告謂必誘斬汪直寇可平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其後胡

宗憲卒用洲致直在浙閩時倭猝犯杭州撫臣巡海無備亟
選僧兵數百使女夫吳指揮懋宣統以出大破之及僉書中
府蘇松告急散家財募兵進猝遇賊于婁門身中流矢裹創
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斗餘與子書曰家世戰功死
王事獨身持文墨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生平
與龍溪緒山荆川念菴東郭心齋講文成之學所至士大夫
問者無不意滿去稱鹿園先生萬氏之大自鹿園始年五十
九自是子達甫年七十三孫邦孚七十五代有壽考亦自鹿
園始達甫偕庶長兄謙甫厲志問學受業龍溪緒山累官廣
州參將軍民畏懷邦孚號瑞巖運漕有功僉書山東都司督
踐更入衛直三殿災傳旨毀五鳳樓保承運庫力持樓國家
象魏不可毀請撤小屋塗大屋亭雨得全倭薄釜山拜游擊
將軍率龍江營水師赴援守鴨綠江轉餉不絕大軍須以全
濟累陞狼山副總兵會攻通州城爲大塚瘞散骨州人感泣
總兵福建一稟前戚少保約束島民失風入境者撫軍欲掠
以爲賊持不可悉遣之暮年歸與鄉者俊雅歌茗枰以壽終
生梅菴先生諱泰字履安崇禎丙子舉人與陸文虎黃梨洲
晦木劉瑞當王玄趾同學于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
及文虎自甬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無不倒屣傾接東江之
役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

至于甯郡勸司分餉皆避勞怨則獨任之大兵渡浙皆改易
頭面其故爲舉人者起赴公車先生獨不行臥病三載炊烟
坐絕猶能以奇計出朋友手厄事具世紀自丙戌謝棄文字
凡廟堂著作坊瓦摹勒一不以寄目有傳吳霞舟遺稿來自
海外者浸漶漏奪則摩挲諦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過異
時經遊之地荒臺天末傍徨不能去其標尙如此順治十四
年度嶺歸舟下南安同年生毛泚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
爲收載親其槩裹泚得生而先生遂病竟以其冬十月卒年
六十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斯年字祖繩從錢忠介公
學爲制義忠介死海外收其文爲之立嗣晚從道士郎堯生
遊悅其玄門運氣之術自謂有得年七十七終于五河子言
官舍斯大字充宗精經學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
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無由悟傳註之失其論
歷法曰商周改月改時子丑寅皆陽月春月三正迭用並爲
年始然敬授人時終不若建寅爲正孔子欲行夏時呂不韋
亦知此意見周已滅亡俟天下一統將用夏正秦政得志遂
因月令更正朔時月一從夏時之舊但以十月爲年始非不
韋本意夫建亥純陰冬先乎春且于三正之義何取也商周
之書分至皆不繫時夫分至者四時之中如堯典殷仲春正
仲夏是也若以周正紀則二至當在春秋二分當在冬夏聖

人第以干支物候著令于民使赴功趨事而不綴以春秋分
冬夏至之文見正朔雖更分至啟閉之序固不可紊也漢武
造太初歷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
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論郊社曰郊唯日至一禮
祈穀不名郊魯僭日至之郊故孟獻子啟蟄而郊之言爲國
諱僭託于祈穀以輕其事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夫周
正孟春夏十一月也此僭日至之郊之證也郊大報天主日
社祭土主陰氣主月別有春朝秋夕王宮夜明之禮以祭日
月此禮之同而異者也春秋傳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掩
日則日食社爲陰而主月故伐鼓以責之此祭地主月之證
也論禘祫曰禘夏祭也禘祫一事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
合羣祖謂之祫以始祖配并及羣祖每歲一行行必午月以
其時陽盛陰生求神于交接之間卽時祭中爲之特大其禮
無有可以俟之五年者天子四時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
嘗冬日烝禘嘗烝皆禘而惟禘之禘爲尤盛故春秋傳于諸
祭書有事于夏禘獨書大事公羊傳亦特著之爲大禘無于
時祭之外別有所謂三年大禘者嘗烝之禘通乎諸侯夏禘
大禘專于天子而魯行大禘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然
魯之行禮特僭其裸獻尊鬯之數樂舞豆籩之繁拜跪登降
之節而未嘗追所自出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謂魯禘文王誣矣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與曰魯雖僭禮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諸侯祔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指魯禘非謂周禘然也他言宗法喪服昭穆皆糾闡前人未發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火復輯絕筆于昭公臨沒以季武子立後一事未定爲念其嗜學乃爾自周衰百家放言遭秦焚書漢武始立博士迨後石渠虎觀各以家法誦說授受莫能歸一宋儒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洽典文入明以來科舉之學盛守一先生箋傳但有講章而無經術荒蔽聖人本指充宗潛思強力

文集三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綜覽精貫不索異不守同必衷至當于是大經之義晦久復明旣承先澤守身完璞攜一子教授浙河東西二十年宿儒名公爭來就質其爲人剛毅見有不可義形于色匍匐急難悉其心力如葬張蒼水于南屏陸文虎兩世大棺皆人所不能爲者事具遺民傳年五十一斯同字季野有史才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嘗補二十一史世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兄子言字貞一先在史館七年出知五河季野踵其事子父一手臺本粗定儒林寶貴焉

論曰浙東以文章忠孝保國之寵者無盛于姚江之孫而碩膚先生以死繼之其次則盛于甬中之萬而悔菴先生以隱

承之雖迹行不同歸于不忘君祖可謂無忝所生矣衛所之制井田府兵遺意也古者公卿卽爲將帥晉文謀帥亦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後世任武力則背違老成修儒雅則濶迂經濟絳灌隨陸之不相合并也久矣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萬氏起軍衛而理學志節醞釀三百年之長文武不異其趨而晦見各伸其用故爲世家宜哉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先生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濂洛證本六經不爲詞章訓詁漸溺

文集三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居父母喪兄弟結廬塚旁六年巡按御史上其事旌焉家貧卻餽一日與忠節講學向晡蒼頭始持豆麵作羹泊如也天啟中魏忠賢用事黨禍大作故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被逮時忠節贊大學士高陽孫承宗軍於榆關先生遭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楨敢望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

下乎孫公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申救忠賢聞
謂興晉陽之甲懼夜遶御床而泣馳詔止之時光斗誣賊二
萬魏周皆數千酷追無以應光斗故爲三輔屯田使督學畿
內有遺愛多門下生先生因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偕行
義助垂集三人相繼拷死當是時京城衢巷皆邏技士大夫
觸手糜爛親故鍵戶先生殊慷慨靡顧身家經紀喪殮禍亦
卒弗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
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臺諫交章推舉並辭不就崇禎九年
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兵
部尙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秦晉已陷李自成將

文集三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通都城先生攜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峰姻宗門士依
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
儀節四面擾攘獨山中弦歌俎豆恩教洋溢冠賊莫敢犯時
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
左侍郎劉餘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蘇門泉石幽勝遂
移家築兼山堂觀玩易象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
其所詣傾懷提告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鄉耕夫
牧人亦知崇敬釀成花放鄰村爭遣車驢相迎兒童歡喜曰
我先生也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士大夫弔哭屬路耕市
哀廢督學檄府縣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子孫

甥婿數十人俱遵教誨進止揖讓著有成度孫沚王戍進士
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先生學以慎獨爲宗于人倫日用體
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
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唯騰
口說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多爲世之紛曉爭朱王者下砭也
著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
見海內稱孫徵君或稱夏峰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聲苑解齊上人爲禪坐二十二遇

遠道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喜讀龍溪語錄及

張子韶論語頌諸書洎癸丑客嘉興侍施約菴先生爲言河

文集二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北孫徵君當代眞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
識儒佛之分伏而讀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爲支離故陽明
當藥之以虛陽明之後流爲佛老在今日當藥之以實損益
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北方學者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
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污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
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踪王氏河
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竊怪學人訾論陽明干口傅合甚乃薄
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詒世道厲於乎其自顧何如
也彭方濂修撰輯湯潛菴語類一編其中扶擁文成不遺餘
力蓋得于徵君之澤居多云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先生諱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竝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交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戴山劉子誠意慎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爲劉門董常黃軫少補仁利學諸生而忠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得賜葬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爲大理者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濠親王戮社例以錐錐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筆所頭牢子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鍼起欲用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凶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啟葺山書深研默究以爲世知葺山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圖一日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卽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一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所發孰爲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卻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日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歛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

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卽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卽意意非念也氣卽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節要握先手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爲學不名一家苦身焦思自謂以魯得年三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自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費叢山然竟崇禎世一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叢山夢奠擔簦避寇匿影憂讒海澨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歷句股壬遁夙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嘏諛極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臯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甬上爲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本叢山先生倡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薦固辭老病有司

承詔取所論著資稗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戌辰自爲生墳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昇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七七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幡槩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

門人鑿張超谷置屍于中人入視其顛骨重于常人尙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爲其子者從之與曰奚爲其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鑿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

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
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
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來格來享
欺僞雜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
祀之鬼矣孟子之禮恆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尙不
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

椁同于做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葬化安山用
鄭寒邨先生文立石捧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
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文
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歷待訪錄宋史補遺冬

青引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慟哭記汰存錄思舊錄今
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腳錄姚江文畧姚江遺詩
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
假如回回歷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
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約置壙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
錢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蒙難封太僕卿鯤溟
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敦匠事冒暑重趺道諸
暨購美檀歸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教迄于成立崇禎
庚辰充解南糧連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黃巖告羅值遇
禁嚴謀于王崐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

寅晦木以連染被執將羅大辟先生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
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
祭戴家山闔門爲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
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葆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潛居
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能行古入之道浙東黃氏他
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
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絕著述文
章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
度象數等書望而不敢卽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海而理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學宗叢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
遭運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
典墳洎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辟徵迄不爲各所累
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
歸不用棺槨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
謂其毀滅喪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
焉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史先生諱標字顯臣餘姚人求如沈先生弟子也沈先生紹
陽明之學高明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悟欲羅致之沈先

生不肯曰吾是儒者戶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不敢強乃歸與管霞標史子虛子復三先生建姚江書院于半霖從遊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同縣張廷賓客卿深契其旨而顯臣先生英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請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丙戌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詣沈史諸先生旣沒嗣主書院者仁甫韓子吾之俞子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二子相繼逝舊人淪散于是同里後學邵廷采及先生門人合同志連名奏箋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者翕然庚午之春安邑康侯如璉宰餘姚親詣書院講學先生稱說宗旨大闡文成之教尋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榻前來問津津提告神氣愈勃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排耶譬操舟入海但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年七十八時癸酉十一月也學識超邁而言動守規矩居家應事不激不引遇後進一以純誠于書院創承始終畢力順治初與莫維鄭子共肩營立之勞洎乎末年遂主院會談于利欲勇于任道流風餘澤姚人士至今思之

東池董無休先生傳

先生諱瑞生字叔迪更諱瑒號無休其先自廣川徙高郵明初董旺以軍功除紹興衛守禦遂爲紹興會稽人十傳至考諱用時字公權載郡志理學傳兄期生崇禎癸酉舉人官淮安知府先生五歲而孤輒痛父卻飲食七歲畢讀五經十歲能文自幼厲志不慕華衣膏膳母喪勺水不入口五日隔內斷暈致毀篤疾三年其友諸九徵稱曰叔迪今之孝子也已出後從叔父存養沒葬祭一視所生三黨咸歎爲人後者有如是乎陳臥子司理紹興見先生文以爲絕倫時許都始亂

東陽錢江騷動先生研極兵事讀有用之書與陸章之錢仲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匡劉翼明爲生死交旣國變遂棄舉子業削髮假緇衣讐錄戴山劉子全書誡其子學在居敬能守曲禮由是而之程朱之門不遠矣作記日書念過與人譜一編表裏自戴山完節後證人之會不舉者二十年先生謂道不可一日不明後生生今日不幸失先民餘教出處輕而議論薄由學會之廢也善繼述戴山志事者亟舉學會復請戴山高第弟子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諸前輩集古小學敷揚程朱王劉家法于是餘姚黃梨洲晦木華亭蔣大鴻蕭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值督學使者按越下縣會者近千人越中士習復蒸蒸日上蒸起矣向學之情老而彌篤告學者以體用必全守身經世

西棹金陵訪王元倬孝廉南度嶺則順德陳元孝南海屈大均莫不束芻投紵往來惠好而義烏金公絢爲平南王掾與焉每相與語未嘗不至夜分也萊陽姜實節葬其父如農給諫宣城守墓在近時過先生司寇蔚州魏庸齋將以先生名與關西李中孚同薦知其不可致乃止晚歲迎翼明館于家徜徉蘭亭禹穴間課授諸孫步趨唯諾舉有禮度所居郡城東池學者稱東池先生年七十八考終子二人良櫛武進士副總兵良挺諸生奉命蹤故人淮上歸途聞訃沿道哭泣勺水不進比到家門卒于舟中聞者哀之

論曰崇禎之季舊臣遺士之高隱者多矣入而不出遂忘當

文集三

三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世獨董先生伏守故廬殘書歛硯心喪疏食殷殷以佑啟後賢爲意康熙甲寅避寇入郡始謁先生詔以旣宗戴山之人不可不知戴山之學後數年負笈喜讀全書見其楷書詳注條分眉列惟恐有失師門之真其莊愼如此兵事向宗俞臧俞師閩人趙本學余得本學陣圖二卷來自先生此可以儒者成轍拘哉今先生亡未二十年欲訪王劉道源同異及甲申乙酉間逸事而越中考老無復存者東池修竹之湄令人每念而涕零也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乙酉夏讀書會稽龍眉山許子巨山客留郡城能仁

寺闕一載矣余生平未之識也一日介余友劉君子
志委作尊人藩臺公家傳將溯流從余山中時繁暑
亦未嘗一日忘巨山比八月下旬尋子志約則曰巨
山先一日死矣余駭而走之野哭之慟於乎巨山吾
死友也死友之孝思不可負况公遺愛在越其靈爽
固思於異于他賢不以余布衣之言鄙遺因感慨歎歎拜成
露香同公傳惜不及巨山生時示之面容公居常細大事以
生父葬爲恨余終負巨山也夫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軍功授指揮使守遼陽遂爲遼陽人終明世襲指揮職而公
王父諱惟曾折節學問爲博士弟子考諱爾顯字耀寰官至
都督同知初從平南王尙可喜攻取五島航海歸命陞一等
阿思哈哈番從攻中後前屯二城加拖沙喇哈番又從征廣
東功陞精奇尼哈番子孫世襲都督爲將善機變有威重當
李定國陷桂林定南王死節其兵疾如風雨柳州守將全節
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走廣東定國進陷柳州平
樂梧州胡一青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出自山谷環應定
國定國北敗敬謹親王于衡州明年遂至肇慶時都督守肇
慶內外隔絕定國泄城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爲牆置木

柵揜脾藏烏鎗以拒內兵陰穴地道城中洵懼都督亦塹濠
城中以待縋城奪梯隨方拒禦會郝尙久反潮州東西擾亂
靖南王耿繼茂分兵屯三水備尙久而可喜救肇慶閱月定
國解圍去事平論功都督爲最都督生五子其三卽公公性
平恕喜讀書懷經世大畧循理處善不事細苛十三歲爲諸
生甲辰康熙三年以父廕授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平反斬盜
之誣服者三十餘人力請之尙書盡得有釋乙巳陞兵部車
駕司郎中定勘合則注明時地遠近支發夫騎多寡之數宿
弊革清戊申陞知順寧府順寧窮邊無縣郭外皆獮獮堡寨
性嗜鬪殺公至宣布威恩簡刑清政以善化導朞月之間更
相向勸曰使君兒女撫我又雲南藩下人依威凌橫民無控
告公上白藩府請如律便宜收案由是稍戢庚戌都督疾終
廣東奔喪民遮道扶攜送公癸丑服闋補紹興府始到解去
前政繁密專務盜息日與客登卧龍山亭飲酒種花明年耿
精忠反福州浙東羣盜並起延及紹界其年七月諸暨嵎縣
之盜合數萬眾直犯郡城公聞賊且至去太守冠服服短褐
持尺刀周視城垣亟毀負郭民房撤濠中木筏列砲石城上
塞東南稽山門防賊闖入乃挑保甲鑄戟劍立什伍親教止
齊步伐婦女聽出入毋遏人有定志賊至則挺身先上麗譙
民競持仗不呼而集亦且數萬公命紳士分門登陴絡繹警

察乃厯巡各塚均給餐飯人人歡呼咸願死守賊至稽山門
知有備轉攻常禧門何守備戰于班竹菴不利而退賊遂圍
城時鎮將玩寇方合婚置酒張樂公毅然曰古太守任兼文
武我當受難乃出家丁及民壯合數百人分兩道而出斬首
百餘級賊益蜂集勢危甚公身督戰臨矢石眾爭進鏖賊賊
屍橫野移柵五雲門縱火燒民舍烟焰迷日奸宄有謀以城
應遂欲刼掠富室公命戶選壯者拔刀操門晝則與賊夜難
炬止行者違禁突出用賊謀論羣黨因不得逞而是時城門
驟閉米價頓貴乃命殷戶各卽本坊行賑更發帑金市米減
價平糴城中賴以全活次日賊雲梯攻五雲門幾入公率壯
士啟門出戰賊矛如蝟砲雷震公率藤牌陳勝等左右翼擊
自辰至未凡數合賊披靡追至五里舖而還賊猶收餘眾攻
圍公連日接戰寢飯俱廢者四晝夜十七日會城援兵至始
解圍遁而援兵宣言賊已入城欲放掠公力爭不可曰紹民
爲朝廷城守盡忠城中安得賊盜殺太守勿負吾民也至長
跪以百口爲一郡請命且出家財椎犒竟得盜釋民老幼號
泣曰始出我于寇旣出我于兵我父母也立保越碑紀公德
八月郡兵東討上虞餘姚擣大嵐山公慮破賊日山民橫罹
鋒刃乃隨軍親行先遣人持榜曉賊賊亦感泣曰罪死不赦
必明府親至乃敢降軍吏羣白止公公弗聽從二僮單騎抵

賊營反覆開譬大嵐之絕頂日石窗日過雲過雲之巔有雲
南雲北寺曰杖錫飛鳥望崖而返賊憑之爲老巢公皆歷之
其渠長羅拜獻漿飯公南向坐食飽則出賊相顧心折明府
神人也不往乃非我盡燒營皆領眾隨出師未踰月大嵐以
平遂經營新嵎之寇冬月偕滿參將由仙巖取道進攻長嶺
連破長樂太平開原蔡灣諸砦賊勢大衰至挂門山班師計
陣斬及生致僞文武官各數十人賊首數千級獲軍資刀械
無算公輒慨赤子蹈水火列榜招諭降其餘眾萬餘新嵎悉
平而前所遣僚屬分將西擊蕭諸羣寇者亦皆克捷入邑奏
寧宇焉是時武定相國李公芝芳開府衢州總制閩浙上公
翦寇恤民恩績乙卯陞浙江按察副使分守紹寧公以四境
粗定民冀休安治以無事乃修濬亭池種花如故而李公調
公軍前籌措兵食處以賓友之禮公感其誼知無不爲時收
復台處溫金旁邑婦女離散或爲亂兵所掠牽號顛踣千里
相望公請于李公爲出官俸求贖尋其父夫具符傳遣之又
設粥廠數十區分賑流餓及于明年春麥耕者復業民乃得
濟又軍興行五凌鑠民庶動以通賊爲辭守把以下斬級積
勞多見遺抑公悉爲白請制府嚴敕詳錄李公恩化大行已
未奔祖母丁太夫人喪廣東迎殯紹興郭外遂寓家于紹積
書至數萬卷分數十簏牙籤展校每至丙夜然惟講求古今

人物治亂典章承革師其大意要于時務可行汲汲論交無
間門地舊治有請以客禮見者灑屐迎之未嘗辭也最喜劉
生士林子志曰君當勉卒景行毋墮轍山貞孝兩先生遺教
癸亥補福建按察副使分巡延建上游四郡率壘山爲田無
畝分號數貧粥田者不能除籍代富家輸糧當役莫之伸理
公至下其事于縣悉行更正又建灘舟中流劫求盜不獲捕
城至省會數百里時被其害公謂盜必勾通船戶著令船必
編號明註船戶居籍小票客子姓名及雇船時日所到地界
牙家清簿繳覆建灘遂無盜警甲子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總
理糧儲鹽驛諸務驛路清治糧米四十餘萬石草料一百餘
萬束並蠲除耗贈均一支收秦中稱其廉平丁卯陞雲南按
察使滇中前受藩下人威虐吳氏旣沒怨家乘時報復詞案
堆盈多告逆孽漏脫公更爲原反審定籍業散歸農伍人情
始安又以夜捕營卒之謀不軌者僇其渠逆餘不窮竟凡寬
嚴得中皆此類辛未九月陞河南布政使聞豫省大饑舍車
乘騎疾驅而進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比到脾肉皆脫遂篤疾
以明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卒于藩署年五十歲豫人哀哭
訃至紹興民袒免降食如喪其父劉子志曰吾侍公久而見
公之事親孝體國忠與士大夫恭信有禮下逮寒士苟善一
莠無不容接急其厄而憫其災王父母父母忌辰垂涕洟鳴

咽奉饋鬯告居喪斷暈肉屏婦御絕音樂以三年常其遇諸
父昆弟喜戚與共有陷過差怡氣規導恩教兼至在官視其
事之繁簡易劇時之常變以爲勤逸伏枕興寐惟念民艱胸
無留事座無留牘三十年通籍無數畝寸椽之業以庇子孫
垂沒檢某手告以所展設弗究意念深矣如公者誠可謂具
剛柔之則全禮智之量鄙人所見未得其匹余聞子志言追
維公曩者臨越之事無不然公巨容儀秀鬚髯洪鍾聲自奉
約廉與人無競恂恂如不能語及決大疑議引經據律若燭
照數計而竊卜又工楷篆通諸家書法拊琴圍碁几窗容與
想見風采焉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論曰昔蔣琬龐士元皆非百里才陶魯爲縣佐不治後遭事
會俱建功業若公之仁心浹于黎庶動止一遵彛教所謂儒
者之器又非特如魯比也守越時修復朱王諸書院先正毛
忠襄孫忠烈張陽和陶石簣等每過其祠必拜雍容被服與
民敦行古禮皆以身率使得竟其志用庶幾乎周漢之風俗
可興天奪之速惜哉


盛將軍傳

己卯

盛將軍諱國政字寰宇紹興山陰人其先文肅公度居臨安
八世祖暉明天順初都御史以忤曹石落職孫應期弘治中
進士官河南按察山東布政使巡撫四川江西進副都御史

治河應期孫瀧始家蕭山亦第進士知南寧府名廉吏後又
遷山陰桑瀆四傳得將軍將軍虎項駢脅方面修耳身八尺
洪鍾聲目曉有光兒時渡瓜瀦湖溺水數鷗鷁銜其衣出之
里有狐祥將軍過宿遂不復怪咸以爲異二十歲走京師出
居庸歷宣鎮西至大同瞰覽險要見守禦單弱米涌貴而邊
軍月餉不足侃然思上章陳言不果乃益發憤讀陰符祕冊
俞戚二將軍圖陣練兵實紀擊劍騎射崇禎三年由遼陽籍
中武舉庚辰成進士廷對第三人沮忌者除福撫後營守備
初至直大閱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見其軍容鮮整旌旗甲仗
頓易識將軍才題叅將守延平諸營久弛賈人子竄名籍有
伍無將軍精訓練覈代冒人反苦令嚴羣稽首於將軍之父
馬前父以爲言將軍跪謝曰非敢違大人兵不備寇猝至是
以帥與城予敵也他日出輒又聚而謀斬四人由此軍政始
肅十七年自閩安移鎮杉關汀州大帽山簾子洞賊閩王豬
婆等猖獗寧化知縣于華玉倡招撫賊益橫汀境西通安贛
南接惠潮多複嶺產鐵山無賦稅民隱田自占婚嫁不與外
通不畏官府而聽里之魁率性獷好鬪專攻剽以殺人爲戲
百餘年來官不能討設千戶所星碁防禦寇鈔如故其俗少
時煉桐子油塗足歲久重趺履竹木蒺藜繫囊沙而跳坡以
故登山涉澗趨捷如猿猴又善傳藥矢伏機弩中人獸立楚

戈鋌利精官軍至則伐大樹摧崖石塞道或蔽叢篁灌莽射
之入者迷不能出又有石洞如屋延數里窟其中實金帛子
女肯堂檄將軍往討并移會江西軍襲其背潮之軍邀其南
遁將軍請假便宜按兵與汀人來者講肄進取賊出沒所山
林深扼道里回遠咸得實乃多具牛酒召村父老宣恩信村
與一鼓一旗賊至則入收保鳴鼓舉烽他村應之其有旗之
聚皆爲良民兵毋得入約定將軍乃親率百人夜犯一村村
鳴鼓舉烽頃刻百里傳警皆徧知民可用乃拔壁起賊恃險
不虞民鋤棒爭先師乘銳入燒其二砦猪婆紅棘首出搏戰
將軍乘高自射殺之令投刀者勿死轉相呼招賊大解散又
輦佛郎機從南安絕嶺橫擊洞石糜碎聲震天地餘賊悻莫
敢出數日縛闖王以獻遂平簾子籍其金帛充逋稅悉遣婦
女還家罷兩省兵師還老幼迎送乞黃石齋先生文紀功德
晉福寧總兵乙酉帥所部兵赴留都馬士英以不先謁已沮
弗達蘇松巡撫祁彪佳爲言於朝右遣歸秋唐王入閩將稱
帝將軍抗議謂當稱監國俟出關正位卒建號而將軍爵不
進及議戰守請出衛信以號召三吳江右若畫地而守自仙
霞分水杉關二渡關外不啻百處非一丸泥可封備多眾分
一關疎虞各屯俱潰無事則無諸王潮偏安之策有變卽礪
州厓山之覆矣眾不聽又議日計見兵義團召募約二十萬

人月給銀一兩待明春進取今年秋冬更需餉百萬尙不足
此爲坐而自盡况北軍乘勝遠鬪其來不緩豈容姑待又不
聽見鄭芝龍專國方築安平鎮擬那塢實無心戰守乃退歎
曰時事不可爲卽日決去隱於醫後三十年而終葬於建寧
之白鶴山方貝勒之入閩也重將軍名遣浦城副將招之不
應去之西鄉鑄鍋爲業金固山礪其先越種也貽書風以利
害譬曉百端復書曰僕所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上有七旬
之老父自吾祖吾父三世獨子無期功強近可依僕死無以
慰吾父且膝下甫呱呱一子將轉溝瘠并斬吾祖後矣昔文
山思黃冠歸里疊山斬爲大元頑民區區之衷竊自恕希此
耳必若不已相迫豈以僕爲眞不能死哉固山知不可奪言
於貝勒而陰護之竟免於難將軍故儒將凡天官奇遁歷代
陣法九邊海防皆有圖注尤深好大學衍義衍義補手錄辨
訂四十卷每誠後進先忠孝後文藝自以勝國孤臣恥伐舊
績或偶舉一端或言未竟不樂而罷閩都督王進功故麾下
嘗被  同安惠安漳浦龍巖沿海居民以問將軍曰君
行令臣行意盍馳騎潛令內徙令而不聽兩不恨矣進功如
誠全活甚眾閩人到令稱之流涕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贊曰明世紉武一代無功迄於南渡益煽其風跋扈者降忠
良遯荒王師乘之踰載而亡視彼宋高韓岳吳劉賊檜議和

百六春秋非和之能繫戰之力賢奸竝庸文武互翼孰如明
季獨賞惟奸襲盜而公專兵阻賢發言盈庭多庸無識虎臣
悲憤備保匿跡求仁何怨之死不辱蘇張百端我守初服芝
城之山白鶴之陽公靈在斯公返故鄉

驃騎將軍敬齋周公傳

將軍諱國奎字燦然號敬齋紹興山陰人謙揆先生仲子燾
之後也燾自宋建炎南渡遷諸暨又自諸暨分山陰東浦凡
二十三世至將軍父徵崖公諱應聘僑居天津以拔貢尹山
東鄒城有廉平聲蹟暮年卒官士民投金相賻歸櫬于天津
葛沽葬焉太夫人陳繼逝家業中微會伯兄國璧與修實錄
除昌平州同知及仲兄國振借往依之時將軍方弱冠倜儻
有器識伯兄每歎季弟必興吾宗顧今日天下軍興文事不
振弟自度當千古人何比將軍笑曰傅介子班超立功絕域
識時務者爲俊傑耳伯兄甚異之居亡何賊薄州城知州亭
人李公豐聞將軍雄畧請計事將軍借箸曰賊亂而不整易
與也且無長慮夜必散掠若挑精勇多張旗幟隨所向襲擊
彼謂京兵大出必遁如其言而賊敗李公以兄子女將軍後
伯兄奉督餉檄出天津運毛帥餉颺作而覆仲兄倚片板漂
入朝鮮比歸心愴去爲僧李公亦罷官歸亳州將軍乃決策
從戎順治五年故人張承恩補鎮江協鎮請將軍俱行承恩

陸總兵與譚太固山南度仙霞入福建用將軍前部抵羅陽
圍其城城中人得外人砲反擊固山營多傷或言守砲爲承
恩麾下固山疑有貳退軍三十里依險自固承恩患之將軍
進日寇交壘而內相虞害莫大焉然非可日舌明也惟有獨
進攻城城拔疑自破矣旣而城中齊出將軍率私屬勇士橫
衝其陣所向披靡鎮兵夾攻大破之揮軍奪門遂入羅陽固
山大喜上將軍功第一承恩起拜日今日兩軍無猜安和克
敵皆君力也進攻寧德當西北隅敵樓極險峻處負重創旣
解甲敵兵突至取邪幅束甲左脇中砲忍痛疾戰血濡甲表
鉛嵌邪幅原裹白金上餘洞甲葉傷及脇肋由是屢挫敵鋒
坐轟受矢形若虫蛀人呼破轟將軍寧德旣下抵福安時劉
忠藻守福安別遣兵出城沿河列柵與城內爲犄角我兵營
于河東距五十里侵暮天微雨將軍告承恩兵尙神速盍乘
雨夜趨出不意渡河柵可破柵破城可圍也軍將行雨益甚
承恩難之趣曰昔李愬雪夜擒元濟少遲彼得爲備福安城
小而堅忠藻長于應變誠恐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公必悔之
夜三鼓勒兵及河發屋爲筏柵內始覺倉卒矢砲濕將軍引
數十人徑渡河兄子女芳持巨斧砍柵大軍繼進敵軍大崩
遂奪其險進師城下忠藻悉機拒守三閱月援絕乃飲鴆死
將軍謂承恩臨危不避丈夫也必殮殯如禮師入屠城復請

全活甚眾進下福靈州將軍謂承恩謀曰銅山去此不遠聞
吾軍聲膽落可遂乘勝夜抵銅山守將果捐城逃以將軍守
之今日敵未創而先逃避吾銳耳今聞鎮帥在福靈城中兵
少必復來爭宜豫爲備果圍城東南又去城五里依林爲營
將軍望而哂之弁目見敵盛議塞城門堅守待援將軍佯應
日塞城門自絕歸路也惟西北臨河塞之可耳乃密下令縛
草爲人集木板及諸引火物敵投書招降約盡三日許日諾
盡三日暮風起出草人蒙甲列城上潛鑿土塞兩門使善沒
者以搭鉤渡河候隘處再昇板傍河順流不一時鉤木成橋
兵盡過河銜枚走四里許逼敵營縱火風盛敵奪路竄死相
枕籍城中鼓譟以應圍者還見老營火起亦驚遁追至百五
十里而還七年春陳倉鐵羅漢等帥眾二萬聲言復銅山之
怨圍城三周將軍使突圍告急承恩自統兵一晝夜馳至力
戰入城見敵勢重欲棄銅山將軍諫曰敵不知謀所恃一鐵
羅漢猶夫耳但計誅羅漢二萬人孳捲矣明日陳倉撤圍布
兵河西出三千人渡河請戰將軍偵知敵情告承恩曰彼兵
多而以少來戰必用鐵羅漢伏河澗叢葦間而分兵東南繞
吾歸路俟我戰勝追奔伏起夾攻首尾受敵勢必南走又遇
東南兵叢生望矣請鎮公親帥馬兵嚴陣當敵且勿與戰潛
分兵繞出東南敵背職引步兵千餘直衝河澗彼旣視誘戰

之兵進退必不虞吾猝至乘其猝可遂破既破鐵羅漢乘勢渡河陳倉之兵不戰自潰其繞過東南者吾兵反出其後亦必望風靡矣時鐵羅漢善用被陣用紅布畫虎豹潰水左右短兵翼以長鎗步卒四人開闔卷舒鎗矢不入馬亦驚怖常以此取勝將軍令人製鉤鎌木耙明立賞罰疾奔河岸鐵羅漢與左右各擁被出狀如列翅銳甚將軍親用鉤鎌注視鐵羅漢鈞定滾被長鎗皆爲木耙所制鎗矢齊發立殺鐵羅漢餘眾俱潰于是揮兵渡河直衝陳倉大陣承恩合戰敵屍遍野擠入河不可勝計陳倉自縛乞降而所遣往東南兵亦大捷承恩拜勞曰君智勇兼具趙雲一身是瞻何足傲乎制府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李公題延平副將旨旣下而將軍以苦戰致疾力乞休承恩移鎮台溫從至溫久之返紹興長子文英登庠成進士尋值三藩之變命英日汝談兵紙上以拾科名不如親歷吾志業未竟勉之將行又謂之日聞事在吾毅中矣耿氏起家軍伍逃死關東三世爲王一且負恩違叛勢旣不順又不能收東南蜂起之眾直走金陵坐閉福州私快名號其人豚鼠耳入閩承平尙須協濟况數戰兵疲重科民困將不堪命又鄭經已入漳泉兩虎同穴何暇經營嶺北持久內崩我師攻其前鄭經襲其後耿斃鄭亦隨亡此卞莊刺虎之日也後王師平閩迄如將軍言將軍以康熙十五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五

英從軍功服闋授登州遊擊改守潼關二十七年陞延綏神木副將復立互市致書燹日令民租種邊地西人賴以全生丁丑上親征噶爾旦駐蹕五原英朝見行在所浹日三接後五日簡鎮川西歷官皆迎養太夫人閏歲太夫人李氏卒于松潘年七十四次子文林郎文傑護喪歸葬而總戎公以書來屬采爲傳傳成授其弟子開捷使上公裁定復爲之贊曰周氏之先出于營道登是南邦建炎新造始遷諸暨大啟山陰如蔓斯延瓜瓞繩振文能附眾武克威敵一張一弛經緯妙易邁迹自身今有將軍止也爲山動也爲雲於皇時清墮山喬嶽八閩旣庭歸全巖壑張公涪德日甌是居公曰無庸吾有舊廬君之宗之以適東浦某釣某遊憫焉思古伯仲之間倚馬萬言絳灌隨陸並驅後先命于帝庭輒發山左旣歷諸艱今逃西土輯和蕃落金石登受臣拜稽首天子萬壽將軍之澤以及子孫不虧不崩盟府具存我懷其人功德惟峴石泯名在子載如見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王志宣曰敘戰功如畫將軍長才短馭眞爲可惜故以論閩事一唱三嘆終之此史家言外傳神處

何侍御傳

癸未

公諱嘉祐字子受紹興山陰人何氏世有文武才明正嘉間六世祖石湖公父子兩世爲尙書曾祖泰寧公任江西大參

世父書臺公監察御史皆著聲蹟公繼之公生而秀挺妙語
言工文字自少立忠孝節當王師始下浙江奉贈公潛匿遇
方國安潰兵東掠刃揮贈公公承以賙號而求代贈公竟免
遂攜家隱上虞山侍贈公間歸展墓贈公病偕一僮治湯藥
視洩便再到股終不起時居貧流播治木必美具具辦太宜
人借諸子女始自山中來奔鄉黨皆謂公孝子順治甲午選
貢辟雍丁酉舉順天副榜就江南撫軍辟當機割斷撫軍風
威大行甲辰授知江西奉新自金聲桓後亂者相踵奉新控
江楚要衝他縣盜時時闖入公到漸寧帖乃度山津易險分
建四部鈞連屯障使其聲警有急發鼓舉燧盜望風駭徙縣
界遂安于是嚴卸豪右清占田招流亡貧者給牛種親載漿
飯停勞不一二年戶口殷集丙午旱饑力請蠲租民困特甚
歎曰平日志何志學何學身任人守而可云救荒無策乎自
出貲俸以賑全活萬計又以邑田下下穀食本不贍特相土
宜購良種樹麻桑桐漆栽溉皆著成書刊示鄉遠用所樹多
寡定徭重輕民歡欣爭務境無曠土漸成富饒故例漕輸縣
倉報滿統解省奉轄十二鄉近省遠縣勞費過倍公著令里
各置倉趣徑解省不迂由縣民大利惠政爲兩江表在職五
年督撫交薦遂行取已酉擢戶部主事廣東司監督寶泉局
癸丑京察一等兼理江南司案牘明捷小大精理白尚書奏

宛民次一百餘萬尙書梁公清標素奇公才其冬賞詔撤平
南王因請俱行先是朝議久欲撤三藩而平南首疏請平南
王尙可喜年老矣念歸遠又安廣東世子奄筮性魁急王慮
其爲變故有歸老之請以世子嗣封留粵實兩利之度滇閩
一體事未必行而已苟得其名上因而遂許之滇逆惡平南
首破成局而奄筮耿氏婿知閩謀恃東西援故蓄異志詔使
至廣辭疾弗出上念王勤勞久毫不忍令父子異處加世子
祿秩視王奉車而北朝夕寢膳王拜詔且遂巡尙書宣諭畢
以婉言諷曉之時甲寅正月三日也次日王又見乃議遣世
子先發而王以三月十六日行奄筮遂攘袂大言曰急亦作
鄭國姓耳何以行爲詔使頗聞其語竝遑迫而嶺南細民多
雇藩下錢爲業至是誅負狼籍又諸將家出什具變賣填塞
城市泥馬首不行省下羹沸五日夜午尙書卧客館聞外颺
鼓急披衣起則督撫提鎮交至滇南告變矣召官屬共議眾
未發語尙書獨顧公曰事奈何公曰制倉卒勿辱軍國責在
公設守衛俾他日不橫決則封疆有主者今日獨可使緩發
以需朝命尙書俯首良久曰更爲我詳思公曰此無容思須
速斷遲則便爲人制卽起爇燭草疏詰明平南王從數百人
擐甲入兩階夾戈刃坐定尙書遽對眾言曰王無爲行計且
其疏留王非王孰可使拄滇逆者王愕然曰僕不識尙書所

謂何也尚書揣懷間曰疏已具努力答上恩厚義不辭難王
氣頓緩手疏傳示諸將皆相顧散奄筮亦出見事遂定當是
時尚書自謂左右手倚公微公禍發漏刻公復白尚書令官
私船封纜備藩下裝載者卽于是日盡解縱內外始知王未
行歡若更生越七日後詔至粵閩果停撤而閩變已先作不
及聞大臣皆被拘繫粵獨完公輔尚書機畫悉符詔指使還
獨乘小舸唯出都時所持衣破士女沿道走識以爲何使君
舟云秋奄筮終叛王恚恨卒而以先有備亟伏誅並如公始
計止嘉粵使功用尚書薦陞公本部員外郎監蕪湖鈔關晉
郎中歲終舉劾再薦改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

文集三

四

越中徐氏重刊

壬戌權鹽河東卒官年五十九公識幾有心思達國體爲人
謀傾瀝腔血人急痛如在身平生無他嗜學獨單心時務凡
兵刑農穀地理官制有用之事靡不周暢施用未竟議者惋
之二子偕載

贊曰夫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爲上宗族稱孝者次
焉若公之行也根于孝而使命適于變抑可謂全體全用矣
昔王維楨稱靈庶人之叛胡公發其謀孫公死其難王公平
其亂一事而三人始終之以公方吾人何如也兩漢而後儒
者類有以經術澄世務然如公感官強職謀斷咸盡天下稱
其廉幹可多得哉

毛西河老師曰碑敘敘事別有三昧左史班孟後唯陳范
二史俱有其法下此雖韓退之全然不懂但生撰字句面
目不出廬陵頗傑而眉山失之甚遠有明以來具文而已
念魯論理議事之文俱本經術而於傳志紀述又登堂入
室才大如此何患不傳爲之稱快不已

陶士偉曰敘奉新事嚴謹可續東漢循吏傳使粵事則詳
盡機情雄健流暢直兼盲腐兩史之長巨觀也

暨陽陳氏譜傳

膺山公諱彥字少澤號膺山良菴公第三子鴻臚公之孫而

方伯公曾孫也爲人沉敏端厚幼承家學博涉經史講爛忠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孝大節庭幃中恂恂懇懇兄弟析箸推腴均肥宗黨曾無間

言乙酉丙戌間方國安屯江上以需餉爲名乘時鈔掠指良

菴公累世貴任富盛遭凶黨數十人直入第宅竄去公時年

三十獨在側號泣奔侍國安百端凌喝皆以身代畧無惶悸

亦無激憤人見之多爲揮涕餉半入家垂破而王師渡江得

解奉親還里遂棄諸生以教子勿墮先業爲事厚幣膳延名

師禮敬踰等晨夕義方稱說孝悌忠信曰此立家之本願爾

曹世世俗遵也二子皆入庠序孫奕文奕磐同登康熙戊子

科浙闈賢書平生好義務施約身裕物尤篤于三黨故舊靡

不罄力同患相恤咸謂公之餘澤宜未有艾云姚江邵廷采

日余於截江之役不勝三嘆聞當時議方王爲正兵派五郡
正供餉方則已擅浙東財賦三之二矣猶然蠹目豺心誅搜
無厭致民貧富不有寧居北望王師有後子之怨其後竟以
反覆詐譖父子駢戮今其子孫無子存者而膺山公履尾蹈
沙脫親歸養遂昌厥後天之報施于忠孝之際豈或爽哉余
故於膺山傳并及方氏一以明爲人臣不忠之戒一以示爲
人子篤孝者之勸

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

修竹先生者宋之遺臣也名英孫字才翁姓王氏山陰人祖

用亨贈少保保康軍節度使考克謙瑞明殿學士先生以父

文集三

聖 越中徐氏重刊

任補承務郎累遷將作監簿致仕入元遂不出仁宗皇慶元

年年七十五壽終于家其號修竹者營修竹書院于山中樂

之而因以自命者也先是度宗咸淳三年歲在丁卯賈似道

大治甲第于紹興里閭王氏相比請旁壤焉嚼以利祿先生

不爲動曰世遺也尺寸不可得吾寧謝官拂衣杜門不交當

世者六年庚午稍轉宣義郎平反於潛疑獄出辟囚民稱不

寃甲戌知慶元府慈谿縣饑盜縱橫帥守以罪去先生至

亟蠲貸糜粟民旣全悅乃練丁壯肅保甲以捕備盜賊強其

渠而遣其徒旬月間悉還爲良民常平黃震

字東發
慈谿人

上其事

轉承議郎其制書曰常平使者言爾敏而有才惠威兼濟救

定海瀕若汝余嘉陟官一列尙書王應麟

文山座主

之詞也尋以

籍田通判慶元府提轄市舶攝事半載鎮以密靜民便安之
陳景行薦先生除將作監簿命下知時事去決計歸歸之月
德祐二年二月其五月少帝北遷又三年而厓山覆宋亡先

生惋念先烈形于歌嘯與遺民謝翱臯羽鄭宗仁樸翁林景
熙霽山唐珪玉潛為詩酒交遂遠宋陵傳者不知為先生居

平勇赴人之急細及瘵疾施藥棄孩無養輒收哺長而父母
存者衣素遣歸仍歲潦饑省節和糴以拯鄰戚士貧者亦賴

舉火迄于身沒猶足以繫邦人思也嘗築精舍于陶山麓旁
祠晉高士陶貞白

弘景

宋左丞陸農師

佃

待制陸放翁

游當東

文集三

畧

越中徐氏重刊

州衣冠凋謝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梅山放情山水丘園翳

跡垂四十年越中矜式風範稱二王先生焉陶山者本得自
放翁後後為修竹書院農師少受學王荆公熙寧中不附新

法名列黨碑退休茲山結樓著書墓在支峯下自山歸王而
二陸之祀世世勿絕并祀貞白者不忘山所自名報始也

論曰古之遺民莫盛于宋宋季得人之盛多出文文山門夫
人才處豐泰則發而為政事為文章際屯蒙則激而為清風

為幽節此可以盛衰成敗死生論哉文山之敗猶成則臯羽
炎午所南之生固死也余據徐天祐王修竹墓志不及宋陵

事天祐山陰賢者與修竹同年生出處明晦亦畧同居元時

爲友隱自宜爾入明趙子常託張孟兼博訪疑是修竹始大
奇詫然其說已早白于黃文獻乃知果有高節之行宇宙之
大自有知者元史不載此史筆之愼未可厚非又二百餘年
季長沙張諭德爲窮辨陵事乃得眞後人重修續綱目宜入
修竹于唐林上因歎千古失傳之事如斯類者不少也嗟乎
六陵之役與厓山空坑等耳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庸行非
奇行也特世人不爲而修竹等爲之耳宋恤民養士三百年
未嘗有大無道而乃至是豈非天耶忠志之士不順天修竹
之行是已

宋遺民所知傳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易稱否剝之際與時消息天不能違而况人乎剝盡而坤固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然黃中通理美在其中風流百世人
亦有自爲時者焉是以逢萌梅福鴻冥於前申屠管邴龍螫
於後或遭再造而蒙當代之褒榮或際末流而作前朝之遺
獻是人也 不求名而名不可磨滅焉所恃者人心非必其天
道也兩漢而下忠義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配之以易方王
安石之驟用姤也呂惠卿章惇等相繼進遜也二帝之北轅
否也建炎營立猶有傾否之喜焉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於
義爲觀比蒙古克襄陽下臨安斯剝膚之會當其時文天祥
以一書生提市井新合不宿戰之旅崎嶇嶺嶠百死不回而

竟授命象爲碩果不食更百有餘年劉基方孝孺等並以動節自奮復之一陽其卽剝之上陽乎天祥之世仁人烈士雲蒸霞蔚是爲相遇之萃萃而不升其上者蹈白刃赴水火次乃亡形江海隱跡深林終身肥遯晦明正志不見是而無悶範不陳於新主心甘剖於明廷此則天運非人力可及焉是以遷洛之頑經三紀而不變輔橫之客羣一死以如飴六七王之澤不可忘赤帝子之炎莫能逼也宋史忠義傳有劉子俊趙時賞杜澣鄒鳳數十人而從之燕市如張千載生祭丞相如王炎午等未登姓字豈避諱固多載筆者有不得伸其志與至宋濂傳謝翱而不列之元史則又何說元史無贊論

文集三

吳

越中徐氏重刊

此從來史體所未見若五代史之立唐六臣傳宋史之作周三臣傳雖揚貶各殊其例固可倣也抑綱目載管寧卒于魏晉徵士陶潛卒雖易代後猶特書之余故頗輯軼事見于他書者自翱以下得八人爲宋遺民所知傳而闕所不知者補宋元二史之未備惜其人終始考究弗竟亦可以想見其大致矣於乎以翱等之情才操行不得與嚴光高鳳同爲盛世之逸民而乃以遭民著豈其志也夫然亦豈非其猶幸也夫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論不仕性至孝通春秋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僦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咨事參軍天祥轉戰

潮陽被執，鄴匿民家，流離久之，聞天祥死，悲不能禁。隻影行
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號相
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于丈時，天涼風急，
翱挾酒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爵畢，號而慟者三。復
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
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傷
之，然其志汗漫超越，視世事無足當意，獨嗜佳山水，雁山鼎
湖蛟門，候濤沃川，天姥堊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幽窮祕，
所至造游錄，持以誇人，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
尋隱者方鳳韶、卿吳思齊、子善畫，夜吟嘯，其詩直溯盛唐而
上，不作近代語，文尤蘄拔，峭勅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
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
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
世祖三十一_年去家，武林西湖上宋氏遺老，尙多存者，咸詫見晚乙
未_{成宗元}貞元年，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必以吾骨及文授之，已
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翁，衡葬翱于陵臺，
南以文藁殉，表曰：「粵謝翱墓始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
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
墓右，以卒翱志，翱無子，其徒吳費祀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

袴慕屈平託遠遊自號吟髮子初抵會稽與故將作監簿王英孫交望哭宋諸陵及唐珏林景熙等收遺蛻音退翺爲之書

策故有冬青引贈珏曰冬青樹山南陞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英孫景熙等和而歌之遂結社稽山名其會所云汝社取晚而信也所著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並未完其詩文殉墓有副傳于時宋濂贊曰翺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先是作文速天祥死者有王炎午炎午謝山南金粟見王炎午廬陵人太學生其生祭天祥文畧曰於乎大丞相可死矣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闕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尙

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尚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其君大臣固無恙耳臣子之于君父臨大難仗大節當以杲卿張巡爲士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勿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揚行密之業遣其家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乃反爲禍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從伶人景進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懼哉今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骭麟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景之疑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爲忠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鬪仕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又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于前一得之愚敢默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

丞相父母邦乎昔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
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
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
寺無使我爲此地鬼也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
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
鄉不肯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
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廡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
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
傳矣舊主故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
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
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太山而或遭
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
無鐵噬臍盜有口乎於乎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
訃則哭及天祥死哭之曰於乎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
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
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
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
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霜雪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
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
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于將莫邪或

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
非公也耶炎午竟固初志以遺民終

張千載字毅父廬陵人文天祥故人也天祥貴用時屢以官
辟不就及國亡天祥由廣還過吉州來見請偕行既至燕寓
子囚所旁舍日具美饌餽竟三年且潛製一槨以藏天祥之
元復訪求其妻歐陽氏于俘中俾出焚屍遂負遺骨與所函
首檣南歸付天祥家葬之時有鄧光薦亦廬陵人從蹕厓山
爲禮部侍郎宋亡以義行著賦鷓鴣詩日行不得也哥哥瘦
妻弱子羸犖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
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贊天祥像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

文集三

至

越中徐氏重刊

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於乎誰
謂斯人不在世間陸秀夫在海上記三王事爲一書甚悉授
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父老言廬陵竟元世無仕者光薦一名剡字中齋
鄭思肖字所南初名某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辭科剛介有志操元兵南下伏闕上疏犯新禁眾爭目之由
是變今名宋亡隱處吳中坐必南向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
返誓不交朔客或廣坐見語音異輒令引去人亦諒其狷狹
弗怪也工畫墨蘭邑宰請之不得聞其有田三十畝欲以賦
役脅取怒曰頭可碎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題曰盡

君子也無一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書塾版但除君父外不受一人恩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明崇禎間吳人澹井得鐵匣外斷陳漆甚固發之則思肖書名曰心史紀德祐景炎祥興五年事爲二卷內辨文天祥無黃冠故鄉語乃留夢炎等誣之耳又自作字名說思肖故思趙以南爲所見者莫不憐其意焉是時瘞宋陵骨者王英孫唐珏林景熙鄭宗仁四人

王英孫字才翁號修竹山陰人父克謙宋端明殿學士英孫博通經史少樹忠勁節以父任歷官將作監簿賈似道治第越城將益宮于王氏啗以利祿不爲奪德祐二年春知時事

文集三

至

越中徐氏重刊

去與弟主管官話院茂孫同月解官歸會郡大饑傾困全賑爲衣冠避亂者所宗閩人謝翱東甌林景熙鄭宗仁皆主其家共結汝社同里唐珏與焉及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英孫痛憤出白金屬珏等結少年入山收遺蛻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使景熙收高孝二陵珏及諸人收餘四陵或背竹籬爲丐者或持草囊採藥夜事幾覺有踰垣折肱者竟易眞骨以出瘞之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識其上遇寒食私祭之故翱詩曰白衣人拜樹下起指寒食之祭也英孫家世隆定謀時珏及景熙當其啓事平名亦歸珏景熙退居四十年倏然遺世天下仰之若高木扶疎清風披拂頑鄙興起焉卒于仁

宗皇慶王子

元

年七十五茂孫字景周號梅山有經畧當世

之志致仕時年三十二載酒放歌恒野服往來湖山先其兄二十四年卒浙東稱王氏比太丘兩方而操尙不慙過之茂孫後盛世居郡城而英孫裔徙四明遂微

唐珏字玉潛號雷門會稽人家貧聚徒授經養寡母至元二十二年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上言宋陵王氣盛請發之至斷支體攫珠襦玉柩焚其膏棄骨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泣涕賣家具并行貸召里中少年數十人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乃若是將何爲珏慘然告以故坐皆髮指中一少年曰卽收骸易耳第彼勢張甚事露死不避奈不得終

文集三

卷三

越中徐氏重刊

志何珏曰吾已籌之矣今四原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者因徧拜眾皆答拜珏豫斲文本爲匱黃紬爲囊各署曰某某陵乃散遣諸人爲文告諸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詰旦來集出餘金醉而酌之若行賞飲至然越七日眞伽下令哀陵骨移杭故宮築塔杭人仰視悲哀不知骨之眞故存也眞伽旣敗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明年珏病夢黃衣人降揖曰謝君掩骸報以故國公女爲婦田頃四子男三珏寤不以屑意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授子經問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陵骨豈君宗耶坐有指珏者俊大愕納頭下拜叩知其家貧惻然憐矜唐先生寒吾當振之不數月向夢所諾事俱

愜人固奇唐而又高袁曰二公眞義士珏後子珙爲名儒累世貴盛初謝翱入會稽契珏定交旣瘞陵作冬青引贈珏珏亦自作冬青詩記歲月續綱繫于帝昷祥興元年據翱詩種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津寅也雲溪羅有開始作珏傳而先有越中義士傳義士與作者並不著名氏自故相馬廷鸞下題其後者十數公至正末浦江張孟兼註冬青引以贈珏定義士爲珏而探有開語重傳珏明嘉靖初與林景熙同祀雙義祠文徵明記之曰論者以唐林二公方豫讓讓受國士知而二公曾不需一命讓不足以方也漢唐易世後陵寢被發不知當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藁槨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記載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及萬厯中諭德張元朴修郡志云珏事固與景熙協謀而王英孫與知之以景熙答翱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杖之詩證焉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溫州平陽人宋咸淳中太學釋褐除泉州教官厯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出與同縣鄭宗仁去客山陰王孫英家會楊璉眞伽發宋陵英孫使客收其棄骨景熙故爲丐者背竹籬手竹夾道遇物輒以夾夾投籬內人莫之測乃鑄銀爲小牌百十繫腰帶取賄西番僧奴曰願得高家孝家骨他不敢望果得兩函託言佛經與唐珏所收者合于蘭亭瘞焉有夢中作詩一章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

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二章曰
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三章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
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蓋疑與珏所收先後骨之
是否未定也當是時景熙風動江表每布席王氏園亭舉酒
和歌聲振林木圍碁六博爲金谷之罰隨作記言英孫父故
少保莊簡公歸憩茲園後天下而樂今余與修竹不能挽維
世運登之泰康徒覩顏倫安山水是同公之樂而不能同公
之所以樂也其刻厲如此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卒于家年六
十九所居白石巷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抵悽愴故國與謝
翱相表裏翱詩奇崛景熙幽宛並爲宋季名家遂昌鄭元祐
述景熙事載輟耕錄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述景熙事載輟耕錄

鄭宗仁字樸翁平陽人咸淳中太學上舍釋褐福州教授陞

國子學正宋陵被發與林景熙同入山景熙故爲丐者而宗
仁採藥以草囊拾散骨各有所得旣而歸隱薊山瀑中王英
孫延致教授家塾三十餘年咸宗大德六年壬寅五月卒于
家年六十三始宗仁與謝翱俱以布衣應文天祥辟天祥沒
三人相遇所至輒哭其後卒有收骨之舉故楊維禎咏冬青
詩曰文山老客智且勇蓋指翱與宗仁也溫州志稱宗仁景
熙生同里學同方老同出處惓惓故君精衛填海爲重可悲

景熙詩文爛然名時而宗仁質勝守儒者禮法以故後人傳道者少惟英孫許以死友久要不渝故世或稱王鄭嘉靖二十六年紹興建雙義祠于攢宮專祀唐林而王鄭未有座或曰二人者固逃名士或曰亦要終始修竹在雷門霽山上云論曰般有三仁國不亡矣然猶與王表墓分珪武閭之所及也首陽片石百世高仰其風若非大公稱義人于前孔子嘆仁賢於後安能聲流不絕彌遠哉秦漢而下如健爲任永馮信託爲青盲以拒公孫述卓卓奇行光武詔徵之會尋病終其名則已著于本朝矣他孤忠自完有若宋之謝翱唐王明之雪菴補鍋諸人皆爲當代所不榮獨志古嗜幽之士歛歛而考贊之方鳳之葬翱西臺與臯伯通之葬鴻鄰要離墓何以異哉張千載之義後先樂布朱陽王炎午作文生祭祭可謂能輔仁矣抑其知天祥猶在鄭思肖之後乎要三人皆與天祥終始者也余又感宋陵事從成化中華亭彭璋引宋濂書穆陵遺骼斷其歲爲乙酉尙有可疑者理宗陵發以八月而高孝諸陵以十一月相距幾一月則易而瘞之亦有先後前者事露後者益難不知唐珏林景熙之役果同時耶二時耶高孝旣稱俱蛻骨而景熙所收者又何骨耶豈唐方起謀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或林之所得正唐所易之骨耶論者止辨年之異同收之分合而不惟月之先後斯案終未可

定也景熙詩不知真帖落誰家則當時同事固已疑之矣後世祭宋陵仍就攢宮得禮經遺意杭之白塔殆有舊陵在中故珥有雷震白塔詩悲哉表章修竹始有黃潛申以孔希普趙子常而集成于季彭山當年主瘞陵而不居名蓋明哲保身者唐林等愛修竹亦爲之諱不以居名爲嫌其處君友之義兩盡如此羅陵使合與張承業同傳豈得彼哉外之特附之陵事始末俾凡爲臣子感厲而興起焉

久欲集此傳丁亥客都昌始獲周草窗陶九成二書朱君約傳雅有同志其門人王受禛修竹弟梅山裔師生二人

徧搜越中書肆博訪故家得手抄殘缺十餘頁合前賢詩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詞碑述倦倦郵寄因於病餘屬草名曰所知傳愧聞見陋狹外此遺漏者固多也

自記

明遺民所知傳

於平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曰節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游巖谷竟十餘年無強之出者其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菴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旣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爲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機僞名實鮮眞

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爲僧而保初服吾尤尙之於乎黃冠故鄉後人誣文山語耳若以方外備顧問管幼安陶元亮將笑人矣緇猶黃也斯言其竟有蹈之者乎名曰明遺民所知傳言所不知者多掛漏之罪吾盛受之也天下大矣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天命誠移人性皆善忠志之士未可以吾之所知盡之也

會稽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給事禮科論王應熊罷官再起戶科陞吏科都給事中因論榮惑之變彈宦官攻溫體仁頗回上聽初出周延儒門比延儒一再相始終不肯依附延儒內憚未得恣意以十五年會推閣員中譏人言謫戍北都陷從其師劉宗周荷戈浮浙江赴難金陵起原官又與馬士英阮大鍼忤解而歸紹興授吏部侍郎後行遯爲僧莫知所終

格菴先生立身如山岳當官正色遇變嶄然遜于僧而并沒其名與地夫惟乾確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亢而能潛遯世無悶可謂全德君子矣道隱爲名所動自不如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崇禎中由進士官行人司副嘗于上前請屏人密奏周延儒過失上怒其詭私與姜埰同日下詔獄廷杖欲寘之死劉宗周金光宸等論救得改刑部至十七年二月始出獄戍杭州衛入閩爲大學士時不次擢諸生鎮江

錢邦芑御史爭之不得邦芑論開元開元引退受法于靈岳
繼公號蘂菴和尚

侯官張利民字能因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熾忠攻縣
城引佩刀折矢誓將士悉力拒賊黃得功救至乃全在縣三
年治行推天下第一入爲戶科給事中晚稱田中和尙時遺
民爲僧者不可殫紀武進薛案知開封府號米堆和尚永嘉
林增志翰林編修號法幢和尚平湖沈中柱知吉水縣僧名
行燃號無淨往來靈隱金粟間三人皆進士著聲蹟

山陰劉灼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每携灼
自隨能承其學及宗周絕粒灼但伏庭下悲泣坐臥叢山小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樓終二十年父時門生屬吏有宦紹興者餽遺俱不受至于
講學之會縉紳禮請亦辭勿往教誡四子無應科舉並能曷
厲康熙二年卒同門私謚真孝先生

長洲徐枋字昭法崇禎壬午舉人少詹事沂子也沂死國難
枋僧服隱吳門山康熙中巡撫都御史睢州湯斌屏輿從詣
山求見竟拒不納繞行山廬嘆息而去時吳越孝廉多守志
而始終裹足不入城府者嘉興李天植巢鳴盛及枋三人枋
沒最晚故名尤重云

古稱求忠臣必孝子之門今得孝子于忠臣之門夫移孝
爲忠時順而易體忠爲孝勢逆而難也二君與王哀諸葛

親事雖不同其猶蓼莪之志也夫

萊陽姜琛字如農父瀉里諸生崇禎十五年大兵破縣城抗節死焉琛由辛未進士累知密雲儀真縣陞禮部主事禮科給事中言事廷杖戍宣城出獄上道未四十日而京師陷琛哭泣不食有勸之歸里義不肯臨沒語子安節實節曰敬亭吾戍所也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死必埋吾戍所二子遵教乃葬宣城第塚字如須庚辰進士官行人入署見題名碑並載崔呈秀阮大鍼魏大中特疏大中忠節褒卹之臣豈宜與奸黨同列詔可其議兄琛下詔獄號呼扶救得不死晚歲流寓天台吳門與兄共隱鹿州鶴市之間三吳學者翕

文集三

卒

越中徐氏重刊

然從風卒葬西山竺塢吳人爲建二姜先生祠于虎丘

仁和金堡字道隱庚辰進士知臨青州紹興上書闕中不稱臣堡力爭被逐歷事西粵有強諫聲與袁彭年李元胤劉湘客蒙正發等並稱五虎幸臣驕將皆側目之陷梧州獄杖戍清浪未之戍桂林已失乃爲僧更字澹歸自稱清浪戍卒瞿式耜在桂林獄堡時與往來賦詩復和式耜死上書定南王請收葬會已葬不果上海內高其義隱于韶州丹霞山康熙中三叛作堡猶存終後死平湖

姜琛之尊君自稱宣州老兵上之上者也金堡作平南王年譜君子或譏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火轉

圖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整屋李誦字中孚山居求志闕西學者宗師之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駕西巡入關諭意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朝廷嘉其意勿強賜以御書扁額有疏陳謝督撫笑其文詞踈拙竟以自全年八十餘終于家子孫力耕自給無習時文應舉者學者稱二曲先生

順德縣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以諸生起兵死清遠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被千金匿之更名鞠事寧乃復名能隱先痛終身不出好古博學以文章自見康熙中粵東有大家三惟恭尹立名爲真父子忠孝無隕家世焉

文集三

空 越中徐氏重刊

宜興楊湛露字燕侯甲申年四十棄諸生教授已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或行郊原則慟哭返拜先墓必伏地哭失聲康熙中府州縣講學令造請再三不往詔賜民年八十以上米帛首及燕侯堅辭之年九十餘考終其鄉人稱周延儒再相使所親道意致殷勤燕侯竟不一語楊廷麟以虛象昇喪至奇燕侯文欲見不可比廷麟死事則泣然日士重知己極不忌耳爲位而哭盡哀縣人李三綱赴義湖南歿于榔柑其子如子至成立其立名節如此與休寧汪寶臯同縣史夏隆友善年並八十餘風被鄉黨武進邵衡作傳稱爲隱君又舉人謝遵亦宜興人兵後晦迹種菜一畦不入城府陳維崧寄以

詩芒鞋一兩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會稽余增遠字謙貞號若水崇禎癸未進士任寶應知縣以
劉澤清開鎮棄官歸事越爲禮部郎中兄煌死義增遠避兵
山中事平聚徒城南授三字經與老農雜作衣破百結糠粃
續食故人希復接面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牽車勤訪託疾
弗爲禮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二十年遺令勿求文士爲銘
狀越中稱故老者推爲第一

上虞徐復義字漢官亦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矢志所居下
管山中日夕買買環山行竟廢餐寐投崖落深谷死鄉閭哀
之

文集三

至一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張廷賓字客卿天啟甲子舉人六上公車不第受鄞縣
教諭南都除望江令未之官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
惟廷賓兀守數椽事平稍復來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
忽不忌故都乃之四明山雪竇爲僧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
架上雜陳離騷楚些二十一史宗鏡指月錄等書僧徒莫測
其涯際稱道嚴禪師康熙壬戌卒年八十八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古通文綜左國秦
漢唐宋諸家而清氣獨運不屑屑規撫歎曰吾先人受三朝
隆恩吾今學成亦無所用矣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日之
事未嘗不閣筆掩卷太息流涕也冬服氈巾夏或散髮名其

藏書之室蓼園曰余集于蓼孰謂茶苦者改輯周興嗣千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誦抄之早歲契台州陳函輝函輝殉節有告北園文比謝翱之哭西臺云

嘉興施博號約菴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長服儒冠以知明處當爲慎獨切要工夫與餘姚黃宗羲有往復論學書而心服孫鍾元徵君之爲人于師承不肯苟附曰菴山吾師乎然未嘗親贊菴山也暮年講學于放鶴洲烟雨樓引接後進海內稱施先生

余自康熙癸丑謁施先生始識龍溪四無之近禪先生之于學勤矣其故國之意則耿耿也偶舉成弘名臣諸奏疏

文集三

卷三

越中徐氏重刊

請正納頭便拜曰樸愚衰老幸兄厚自愛爲世道留意追踪前賢噫今乃有先生乎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莊烈皇帝殉社稷卽閉戶哭泣不能止母兄私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同也若之何不痛後讀書器學日進以時文舉業授徒代食終不應舉沈篤廢疾神明愈厲竟五十年衣布之衣儒巾方爲時人嗤笑中不撓惑遇事揣勢動有竅理卒友人私諡之貞安

諸暨陳洪綬字章侯工于畫畫獨有奇氣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衣面垢膩不肯洗惟筆墨精良日作

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卽不復閱作午餘飲酒放
豪醉輒罵當事人第聞劉蕺山先生語音則縮頸咋舌卻步
而先生顧喜與語謂章侯聊復飲乎先生旣沒朝夕仰禮遺
像題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題生像云浪得虛名
山鬼竊笑國公不死不忠不孝晚歲在田雄坐嘗使酒大罵
雄錯愕而已喜着僧服稱老蓮天下因稱陳老蓮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爲宣慰使崇禎二年入援
立功山海關宣樂諸城旣復正經上鐃歌十曲上嘉其聲詞
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爲太古聲稱爲過于師襄
官以太常賜之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亡匿淮陰作爲

文集三

古商

越中徐氏重刊

西方風木三操奇思君親吳楚遺士聞而悲之先是有御
琴名翔鳳轉徙兵火中有濟南李氏購之以歸正經歲逢先
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玉座拜奠如禮會南
海屈大均亦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
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哀槍林葉陡落驚
風颼颼聽者皆泣下正經時爲僧布衲芒屨踰月別去大均
爲作御琴記

宜興陳貞慧字定生都御史于庭子也性謹孝無疾言遽容
手庭喪其哀子貞貽不樂顧貞慧乃復慰同縣周延儒爲相
修睚眦之怨于于庭遺孤而貞慧才思豐溢知不可屈轉爲

好語慰藉貞慧待之如平常先是溫體仁當國以禁錮東林爲事薛國觀等祖述之黃道周在獄事益急三吳好奇計者謂不如援彼黨一人爲兩家騎郵冀稍紓禍謀于延儒延儒心暈阮大鍼大鍼遂帖耳語苟得改事諸君生死肉骨也因置酒張溥吳昌時以某謀告周鑣鑣持不可沈壽民及貞慧吳應箕等復先後疏揭攻大鍼大鍼不悛及延儒再相猶望汲用曰廢籍馬士英鍼之化身也必以鍼不符公論者請

起士英士英于是得督鳳陽南都定策遂引大鍼用事首殺鑣應箕壽民亡命貞慧亦被縛至鎮撫國亡乃解貞慧目覩故時山水所至號悲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故人時

文集二

奎 越中徐氏重刊

過陽羨勞問生死順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世號定生處士黃宗羲銘其墓曰於乎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其推隆如此子維崧字其年

宣城沈壽民字眉生性矜孤少言笑以文章雄視江左東鄉艾南英高重之崇禎九年復保舉應天巡撫張國維舉壽民時流寇延橫楊嗣昌奪情爲兵部尙書任熊文燦主撫掩匿敗問壽民詣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正風俗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卽嗣昌迫君命無安枕京畿理又言文燦以二十萬眾食二百八十萬餉卽令賊渠面縛猶應宣布皇威寧有按兵講款如兒嬉戲將來養亂未知胡底嗣昌皇恐待罪然

上方倚信疏遂留中侍講學士黃道周嘆曰此何事在朝不言而野言之吾輩愧死矣于是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劾嗣昌忘親誤國道周至與嗣昌詰于上前皆降調壽民啟之也壽民歸棄舉子業偕金壇周鍾仲馭隱茅山與貴池吳應箕芑山張自烈歸德侯方域宛上梅朗山蕪湖沈崑銅餘姚黃宗羲如臯冒辟疆共持清議裁量公卿阮大鍼在留都以新聲高會收召黨與利天下有事而行其裨闔壽民劾嗣昌疏屠及之陳貞慧顧杲等推壽民之意出南都防亂揭連海內名士攻之諸名士舉金陵廣業社酒酣連席咀嚼大鍼以爲笑樂旣積隙而京師陷大鍼南都柄用聞周鍾降賊草僞詔乃洋洋喜曰彼東林也鍾鍾兄弟曩者逆案我此乃真逆案矣遂拘鍾考死獄中廣前揭中姓氏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而壽民貞慧爲首下鎮撫黨禍大作陳名夏凶命投止壽民名夏北走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益入窮山採菴自給郡守朱元錫寄十金置壁中三年未嘗發視名夏旣相遣書將薦壽民壽民對使焚書寄語龔勝謝枋得非諛于龍上所南也多此物色耳幸謝故人無煩相念遜遜十載始返宣城自稱才疎意廣而天下高其義康熙十四年卒年五十九

陳沈二君皆名士及馬阮亂南都而東林復社之氣盡矣

然則黨議固與國是相終始也

嘉興巢鳴盛字端明崇禎丙子舉人乙酉後不入城市時羣盜四起鏐鐵銀鏤之器無得留者于是遠屋種匏小大十餘種杯杓之外室內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傳效構李匏樽乃名海內自爲長歌咏之時上元王潢元倬亦丙子舉人著南陔集過江左者必造其廬推主盟焉

黃岡王一翥字子雲崇禎中舉人乙酉後遷居武昌縣西寒山寺時寄寓宿食寺臨大江山崖有猴兒洞人足罕至每于月明潭澄獨往洞中大哭有漁舟過其下跡之子雲也順治間竟天年終時同縣志節士有杜詔先林之華之華字果存

文集二

空

越中徐氏重刊

王師至楚祝髮爲僧居于南嶽晚年而歸著鎖鑰易章鍾藻爲之集註詔先字于皇崇禎己卯副榜乙酉更名濬往來揚越間晚刻茶村近詩五律百首遂號茶村又作一盃嘆以自喻至興化縣悅陸廷倫懸圖二人皆善詩文于皇好遊而縣圖掉舟不出境性行不同于皇卒于康熙某年葬金陵

吳江包捷崇禎壬午舉人乙酉避地穹窿山灌園自給孫孝廉兆奎死內橋捷往哭之進士吳易屯兵太湖被殺捷往收其屍吳人以捷爲槩布朱瑒之節焉

仁和邵泰清字以規崇禎癸酉舉人出武進王忠烈公章之門章死國難泰清斲木爲主朔望歲時酌酒再拜或伏地哭

失聲居常鞅鞅曰吾先朝老孝廉不早從王先生地下自甲申後簪冠布袍屏跡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或語以時事默不應臨沒勅其子無乞志銘年七十八所著有忠孝見聞錄雪樵吟人比之西臺謝翱

錢塘汪泐字魏美崇禎己卯舉人乙酉奉母避兵天台還居湖上時湖上有三高士皆舉人不就公車者泐爲其一監司嘗遇之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泐應聲曰適在此今去矣監司載酒湖船請以世外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泐獨不至已知在孤山流船從之泐竟排牆遁去所居敗書數帙或鍵戶出不返然夜觀乾象晝習王遁耿耿者猶未下黃宗羲過訪泐送至清波門矢不入郭臨沒焚其詩文無一存者金堡爲之立傳

文集三

空

越中徐氏重刊

錢塘鄭鉉字玄子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最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江浩虞宗政馮悒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政孝友悒深沉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宗會沈壽民等流連西湖步入深林久而不出大叫尋求以爲嗚噓月下泛小舟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開聲沸水蕩舟沾服淨慈釋三峯亦從之游王師下浙江諸社名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更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子淵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匡山之亡謝翱不返于汐社

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鉉在上柏山中踪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蹈海往來上柏宗羲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字元澄因痛父縱酒而卒士林哀之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淫于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文集三

卷九

越中徐氏重刊

海寧談遷字孺木自幼讀書不屑場屋舉子業獨好觀古今治亂注意明代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尙不見其裏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思陵十七年憂勤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實錄搜崇禎邸報補其闕遺書成名曰國權時新經喪亂人士多欲追敘緣因思竊遷書憑藉爲己有而遷家徒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遷喟然曰吾手尙在寧遂已

乎從嘉善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弘圖皆以遷爲奇士折節下之在南都虛史館待遷不果心何二公相繼野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于陽城未至而卒是歲順治十三年也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而遷于君臣朋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皆徵實覆覈不矜奇關文以作者自居故爲儒林所宗追配荀悅漢紀焉

張談二君宜入儒林而列之遺民以其故國之思厚也

金壇于穎字瀛長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員外郎知

文集三

字 越中徐氏重刊

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陞按察副使分巡甯紹道間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保定王正中字仲擢武靈伯之仁從子也爲人強力好讀實用之書登第後游高唐州會大兵圍州州守以轉運銀杠出路大帥求免一城生靈正中與其議事平論死給事中李靖理出之知長興乙酉避地紹興以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時兵興公私掠奪府縣莫敢問正中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縣不者盜賊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鄉聚遣兵會鄉聚擊殺之張國柱自定海西上列船江淮入城牢搜者二

于人徐給資糧開譬引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檣蔽江
並俯首帖息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
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江海得通正中力也事後伏居
鑑湖佃田五畝醫卜佐食與史孝咸黃宗羲呂章成邵曾可
交好幅巾寬袖時時往來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厝山陰陳
常堰子三捷亦能守布衣終身

自少聞義興起事時符召瀛長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
倉卒未有軍仗瀛長卽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五百
棉當甲以扼江其得民心如此遭遇廢興潛居無咎未可
以不死訾議也仲樞先生余之所見常宿家樓與大父語

文集三

主 越中徐氏重刊

至夜分貌侵不及中人而敢于斷事雖以武靈羣從得不
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播遷之餘而守令咸
若是其亦可倚重與

魏縣劉永錫崇禎丙子舉人以長洲教諭攝崇明縣事庭無
留獄兵後有大吏強之任袒裒疾視曰吾中原男子年二十
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欲見辱耶
取掛劍欲自刎門下士抱持得解沒時妻子飢死俱盡弟子
徐晟陳三島塋之虎丘山塘

華陰王弘撰字山史父侍郎兵部死難讀書華陰山以博學
宏詞徵逃家之江南八年始歸年七十五終于家始山史與

李因篤天生同學趣好甚密後因篤就徵遂絕紉問關西爲之謠曰天阜山高生沈史標

黃阿魏公韓字小韓由進士知句容縣累陞寶坻巡撫國變未之官隱居縣西鄉湖中漁臺築圃聚宗焉圃北築間青樓朔望上樓北面九拜年六十餘髮脫不除草鍾藻有過問青樓詩青天不答累相問皓首終隨漢臘歸蓋知其志也

上元張遺字瑤星終身孝巾素服時寓雨花臺之松風閣徵君鄧元錫嘗著南史遺日夕讀之或泣或歌風動江左

含山張不二逸其名王師下含山諸生羣約哭先師死泮池眾環池立推年之最高者先入有年七十者奮身而沒眾悉

文集二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掩面還走不二怒天聲云若觀張某死法遂歸小樓絕食飲七日妻使女奉盞父前跪而牽衣號取盡之則參湯也自是距戶勺水不入口凡四十日其友致書欲與同死復書責以母老須養作詩云忒煞便宜兒女輩不須馬革走沙場又云人生只有些兒氣我氣如何者樣長和州含山文俗人俱能述之死時年三十餘

山陰朱兆殷字夏夫與張蒼水司馬相善其詣紹興知府于穎勸穎招募材勇東南當有反者未幾許都果反東陽郡以有備得不動講業駝峯收船江上先後與蒼水俱嘗從至沙垠而還甲辰蒼水死會城葵南屏山兆殷隻雞絮酒歲時哭

莫年八十餘壽終於家

餘姚朱之璵字楚嶼浙東敗浮海爲黃虎痴記室虎痴被刺之璵之日本乞師長碯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璵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畧會已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其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餘年終而葬焉縣人張五臯如長碯島還傳其事以來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卒不肯復康熙十三年後尙在日本

江西鄧凱始以烏合散從永明王于雲南順治己亥入緬甸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校

人勒從官放仗而入故人無寸兵辛丑七月過河飲呪水盟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文臣鄧居詔武臣馬吉翔內監李國泰以下共四十二人惟黔國公沐天波出袖中流星錐錐殺數十人而後死王惟恭小子來安引襪中小刀刺殺一人而死凱時爲都督同知先數月爲吉翔所擊傷足不能渡河得免還入雲南昆明州普照寺爲僧作也是錄述緬時事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入粵西返里止南京高座寺爲僧名弘智字無可號藥地和尙與魏禧侯方域等諸名士交有盛稱于時 余友劉子志出其祖忠正公所較北都僞命錄有方密之名蓋其時不

能爲范李倪施諸公之引決卽爲密之耳雖晚蓋何益姑附于此以見人之立身有本末尙論者當慎于取也

鄆縣萬斯大字充宗父泰崇禎丙子舉人丙戌後絕公車徵斯大承父志不事科舉之學精研五經尤邃春秋三禮其宗法入篇師黃梨洲嘆爲超前軼論至性質剛疾惡好義常如不及嘗遊陽明書院見旁廡主列張某怒立投之地舉足折之大聲顧守者官府問誰折此主可曰四明萬斯大也環觀者皆愕指曰此明朝大司馬賣國爲闖賊官後爲此間方伯者也父友同縣陸符文虎無子暴棺淺土三十餘年致書諸故人釀金塋之張蒼水死會城藁塋荒山復釀金兆南屏作之封樹歲上已重九日必裹雞絮酒拉同志聚哭之兩兄窮老而顰輒對子經歎獻出涕謂我父子饘粥稍充便當歸里不出奉此二老爲楊延壽司馬伯康矣其篤于友愛如此康熙二十年卒年五十一

文集三

志

越中徐氏重刊

長洲顧炎武字寧人乙酉後高尚其事乃去大江以南徙家淮豫燕晉屯田耕牧尋訪舊人哀意至則讀書讀竟輒哭或不能竟讀每年登天壽山謁諸陵有十四陵長歌名聞海內奉爲宗師焉

遺民風節播遠者無過寧人蓋其性摯而才足以發之宜乎後人瞻望而興起也越人則多沈鬱亦山川之氣凝聚

使然與

常熟嚴璋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爲祁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事敗攜家隱獾人洞嘗一覲母還里竟入獾人洞不知所終

山陰葉振名字介韜家貧奉母至孝嘗娶婦婦死卽不續居壞室藉鄰火煨柏葉代茗儻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壁柱率書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者首迅雷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蒼水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顛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天下聞其風而高之又致書姚督緩攻語多潤迂不可行年六十八

文集三

圭 越中徐氏重刊

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盜都魏禧字叔子兄曰伯子弟曰季子世稱易堂三魏而叔子之風最高易堂築城西南山四面壁立百仞紆縈鳥道賓友過訪者嘆嗟奇絕當金王之亂以此自全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解不赴撫道敦迫強請入舟在道竟稱病返與南昌彭躬菴林確齋爲松石交躬菴名士望確齋本西江宗室避人更名二人皆有文章操尙然莫不推轂叔子叔子爲文宗尙簡淡不至摹古家法能人咀含尤杜口絕講學人以此多之餘姚張五臯游廬山南至盜都特過叔子見若舊識謂之日凡君所爲我極喜顧吾不能爲君所爲耳五臯返痛自

折節許叔子之知我也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
自宣武門出至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留其二子清涼山麓遂
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畧字石耕石耕因痛
父四十不娶從人寄食與一琴居處然所善南昌王于一金
陵龔柴丈關中王築夫亦未聞石耕嘗鼓琴也辛丑秋于秀
水鍾廣漢坐上送屈大均歸番禺爲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
冬病卒耕良乞貸以殮同志多爲誄詞挽詩哀之

常熱鄧大臨字起西曾祖敞以母老不上春官母沒服除仍
不上日曩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沒也時稱眞孝廉大

文集二

三六

越中徐氏重刊

臨幼孤從江陰黃介子毓祺學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
與門人起兵竹塘應之使大臨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
南用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獄急以所著
小遊仙詩圖中草授大臨坐脫而去戮其尸大臨號泣守喪
鋒刃中躓身首縫紉棺殮送歸有漢陽匡風已爲道士遍走
江湖從甬東還達餘姚訪黃梨洲萬山中雙瀑院甲辰梨洲
過虞山大臨導之訪熊魚山于烏日李膚公于赤岸返棹送
至城西涕泗而別遂不復見侘僚死崑山顧景范作鄧丹丘
傳屬梨洲銘墓

定海謝泰臻字時禪父渭四川按察使泰臻少從父宦蜀與

平水藺父卒官將喪歸知天下將亂益揣練兵勢時挾弓矢
出郊角射乙酉之亂東平侯劉澤清潰兵航海破定關得其
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僵尸號哭屬
路獨謝氏門宗三百餘口安全木主不移其倉卒制變如此
旣而故社遂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焚巾服于庭援壁上琴
彈之不成聲推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忽出留書几上曰
兒曹無苦追我從吾志家人跡之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剪
髮爲頭陀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所著書加項
登深崖絕巘發讀採鳥喙生啖之如是四五年庚寅八月蹈
海死年四十九後八年始具衣冠殯泰階字時符幼不隨
父之蜀一日見孤鶴翔塔頂曼聲天末不自知淚下曰何父
訃至國變滅影躬耕松江徐字遠張子退避地海濱就泰階
于柴樓指畫大勢繼以痛哭時兵荒交迫斗米三百錢流寓
頓踣節縮擔石公其飢飽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槩焉字
遠從亾泰階亦避山寇徙郡城名士萬泰董守諭等爭就結
識丁亥冬瀚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以計脫執友范兆芝
于禍臨卒悉焚所著課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
墨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泰階死在泰臻前數月
明年辛卯滷洲破相國張肯堂殉節雪交亭從死者骸骨撐
柱泰階子歸昌渡海拮拾聚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

歸告于父祠下東海稱之

山陰戴易字莪仲號南枝順治中樂虎丘山水葺茅僑居與徐枋昭法過從爲昭法預營墓地得水東三畝昭法罄室中器用賣得二十金遽卒遂以爲殮易思必成其志乃粥書街衢隸古一幅博百錢溽暑揮汗至五百餘幅約字五萬餘完買山之直而止其年年七十六也長于昭法一歲受寡婦孤孫之託既失水東偕太倉王鐘探梅鄧尉卽立墓得珍珠塢遂結券焉而易自理骨蓮花峯距珠丘二十里曰後死可相望地下也江學鏡作賣字行贈易吳門遺士多和之

吳縣周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順昌子也年十九補諸生遭忠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介之難烈皇御極刺血頌冤姚希孟指其疏有語忌又刺舌改書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尙書呂純如賜死難家皆追封三代自茂蘭疏發之家貧塋三世之喪畢弟妹八人娶嫁皆有條度乙酉避兵倉皇失其誥軸越歲大兵從閩還有軍人叩門呼忠臣周氏家捧誥軸還之茂蘭大喜拜受問其人姓名不答竟去吳日生之案牽連殺文相國之子乘周壻也茂蘭迎妹撫孤成立何弟又涉禍獄急會陳名夏當國爲子求婚茂蘭茂蘭涕泗曰豈惜以一女易一弟乎弟乃得出晚年與學佛徒遊又過道人授養生術過午不食年八十二終于家天啟瑄禍死者常熟顧大章子麟生玉

書江陰李應昇子遜之庸公餘姚黃尊素子宗羲大冲宗炎
晦木及茂蘭皆終身守名節不出惟嘉善魏大中子學濂子
一以約唐通兵興復遲死清議憐之宗羲自有傳

贊曰易六十四陰陽各半開屯者亨傾否合渙迄于剝極豈
能逆算洛有多士三紀不亂似蘭斯馨如金斯斷千載同心
我思不遠

思復堂文集三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文集三

堯

越中徐氏重刊

大之樣古
會稽馬用錫校

思復堂文集三

我思不遠

讀後稷在邊士三聘逐諸國蘭湛等成金繼于韓同不

贊曰易六十四陰陽各半開屯者亨傾否合渙迄于剝極豈

能逆算洛有多士三紀不亂似蘭斯馨如金斯斷千載同心

